



【浮生】

外公的春分茶

□管淑平

人间三月天，暖阳当空，草坪泛着新绿，勤恳的迎春、淡雅的玉兰纷纷涌上枝头。如此悠长的春天，怎能少得一杯清茶和恬淡闲逸的心境呢？

记得小时候住在外婆家，每天早上，外公都会坐在院坝的石桌旁边悠闲地读报。桌上，一个灰黑色的陶瓷茶壶搭配着一个普通的搪瓷杯。阳光打在报纸上，打在茶水中，散发着一股迷人的质感。外公读报累了，就会喝一口茶水。他轻轻端起茶杯，慢慢送到嘴边，一口一口，十分闲适。茶香幽邃，站在家门口的我远远就闻到了。

茶，其实是农村地道的苦山茶，苦味浓厚峻烈，像是一头桀骜不驯的野兽，尽管变成了茶水还依旧带着烈性。我喝不惯，外公却很喜欢这种味道，还常对我说：“莫说山茶苦，人生路才苦。”我一脸疑惑，皱着眉头问：“山茶已经很苦了，难道还有更苦的吗？”他笑笑，“娃，你长大就知晓了，人这一辈子，每一步其实都是考验。”

除了这种不怎么讨喜的山茶，还有一种茶，我却很钟爱，也是农村人自家种的，在春分时节采摘，我们当地管这种茶叫“儿茶”。

春分时节，气候回暖，雨润天气新。春分的茶，芽嫩、叶儿尖，味鲜、微涩。对于和苦味还未相处融洽的我来说，这茶才是一种舌尖好滋味。

外公偶尔也喝儿茶，不过他总觉得这茶淡了些，不如山茶好喝。而且，娇贵的儿茶，泡制也讲究。

一间不大的柴房，是供我们做饭、烧水用的，灶台是土灶，柴房里还有一个火膛，烧水和做饭几乎都是用木柴。清香的柏树枝、酥脆的秸秆，送进火膛，火苗噌噌的，像夜空中闪烁的星星。火膛的铁架上放着一个茶壶，我坐在火膛旁边慢慢地添着柴。

泡儿茶的水，是从土井中打来的，凉悠悠的。不过，泡茶的水不能太烫。因此，水煮开之后，还得等上一段时间。我们那时却很喜欢这种缓慢等候的过程，感觉那是最幸福的时候，带着期待，带着憧憬。

外公会用煮开的水先洗茶杯，他说这并不是简单的清洗茶具，而是有利于茶杯升温，也是对茶的尊敬。杯子洗净，他才将热水倒入，放入一小撮儿茶叶，等候着茶叶和开水的中和。泡苦山茶的时候，直接在茶壶里放入一把茶叶，滚滚沸水一淋，山茶的味道就出来了；儿茶不行，太嫩，如果用开水冲泡，味道会马上散去，也就得不到一杯完美的春分茶了。

儿茶泡好了，茶水如玉，茶香淡淡，香味并不是铺天盖地弥漫，而是缓缓飘散。清茶入口，醇香在舌尖与口腔中散开，仿佛沉睡了很久东西那一刻终于被唤醒。慢慢吸饮，还能在清苦的茶水里略微尝出一点甘甜。这正是茶水的馈赠。

农村人对喝茶没有太多的讲究，去农田干活时，一把锄头、一个茶壶、一个杯子，就是一段素净的光阴。累了，就坐在草窠边的石头上，喝茶、休憩，让茶水滋润疲倦的心灵。待休息够了，又重新投入忙碌中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

某一天，悄悄长大，和故乡阔别。小时候觉得再寻常不过的东西，却一天天在心里渐渐清晰和厚重起来。在社会的围城中，我们为了生活奔波，为了家人忙碌，很少有闲下来的日子，哪怕是独自与一杯茶水相处的片刻。生活，似乎成了压在我们肩膀上的负担，为其劳累为其苦。我终于慢慢明白，原来，长大后的日子，就是要耐得住平凡、耐得住苦楚，在成长中，慢慢浸泡出如茶水一样的清香……

（本文为泰安市作家协会会员）

【真情】

摄像头下的父母

□梅巧军

“老爸在地里弯腰挖大蒜呢！”远在江阴的二弟将摄像截屏发到家人群中。

“老爸老妈不在家，门锁着，去哪儿了？”在扬州的三妹将摄像截屏发在家人群中。

“老妈又扫雪了，头发跟雪一样白了！”东台的二妹发截屏说。

自打正月初三在屋外装好两个摄像头以后，我们兄弟姐妹几个经常通过手机软件看看老家的父母在忙什么。

原本装摄像头并不是用来观察父母动向的，而是因为前年12月份的一天夜里，我家鸡圈里的13只鸡全被偷了，后经了解，全组被偷了五家，这五家全未装摄像头，装了摄像头的人家的鸡一只不差。为此，父母伤心了好几天，发狠要我在县城买回摄像头装在室外。

二弟长期不在父母身边，很有愧疚，第一时间将摄像头买好，寄回家。可装好后，父亲发现夜晚没有灯，起不到震慑效果，很不满意：“人家装的，晚上就像两盏探照灯，无死角、清晰地照射门前的鸡圈、大场，甚至稍近的菜地！”

扬州的妹妹赶忙在过年回来时买了两个摄像头，装好后，晚上真的像两只探照灯，门前的一草一木都清晰地在视野之中，父亲开心极了：“这才叫摄像头！”

于是，就出现了开头弟妹们观望父母在家劳作的一幕。

我每天早上遛狗的时候，都会看到一个行为很奇怪的人。他穿得很单薄，手里总是拿着一个装纯净水的塑料瓶，瓶口扎了眼儿，这样水就可以喷出来。他一边走，一边喷水浇路边的灌木。他也没有什么别的行为，就是给小树浇水。有一次我出门晚了，看到他已经在江边走了一圈，瓶里的水估计也浇完了，他坐在石椅子上休息了一会儿，就回家了。

大多数时候我不会想什么，觉得人就是什么样的状态都有，但偶尔忍不住会想：我看他做的事情很奇怪，浇着并不需要他浇的花草，别人看我每天做的事情，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感觉呢？比如，十年之后看？比如，在外星球上看？

自从娃去外地读大学之后，他的手办“交易”事业，包括买手办和卖手办，就交给我来完成了。一般是他远程指挥，说自己在二手网站买了什么，让我在家收货，或者是卖了哪个手办，让我找出来，然后等待买家上门提货。

这样我就接待了好几个买家，都是职场白领，有一个还是我过去单位的员工，做游戏策划的一个女生，文文静静的。我把宝可梦的手办抱到小区外面，她已经按约定等在那里，拿了就准备走了。我问她在哪里工作，惊喜地发现她是我的前同事——当然不是一个部门，她也没表现出格外的热情——可能是我们年龄相差太大了吧。

还有一个买家是数学老师，送来

那天下午我打开摄像头，看到母亲正在缝被子。在门前灰蒙蒙的水泥场地上，母亲放了一张苇席，上面放着一床已整理好的丝绸被子，那带有花朵的紫罗兰底色的丝绸被面，在阳光照射下分外喜庆、耀眼。母亲满头银发，身着蓝色羽绒服，正跪在被子上，缓慢地一针一线缝着被子。她从东缝到西，从西缝到东，一针一线都是那样认真，还不时用大针在头发上慢慢地擦拭两下。母亲以前曾告诉我，那是因为被子厚，扎不透，擦拭两下针尖会更锐利。

这不就是儿时看到的妈妈缝被子的情景吗？我不禁沉浸在儿时幸福的回忆之中。可是，想到年近八十的母亲还在吃力地缝被子，我不由一阵心酸，泪水盈满了眼眶。

“噢！”我很惊讶，通过回查摄像，我发现昨天凌晨1点05分，有人影移动，仔细一查，原来是父亲披着棉袄、穿着衬裤，在寒风中颤颤巍巍地去厕所。想着我们兄妹家家室内都有卫生间，而老父亲深夜冒着严寒去室外几十米远的厕所，心里真不是滋味。

弟妹们有空就截屏摄像头下的父母，在家人群里晒，好像圆了长期见不到父母的遗憾。然而，通过摄像头见父母，真的能代替一家人团圆、儿女承欢膝下，共享天伦之乐吗？想到此，不由一股酸涩泛起在心头。

（本文作者为中学高级教师）

一个宝可梦，抱走一个宝可梦——没想到老师也爱手办。于是我和他讨论了几句为什么要玩手办的问题。

“有艺术价值吗？”我问。

“不高。”他说。

“拼装的过程有乐趣？”我问。

“拼装很简单。”他说。

老师很克制，没有把“不足为外人道也”表现得那么明显。

我想，如果我再追问他们，既不好看，也不好玩，那为什么要花钱买这个东西？可能就让人讨厌了吧。

在我担任老师的课外班里，下课后同学们要排队离校。每次都有几个男孩子为在这个离校队伍中谁排第一而争吵。他们用了很多方法，比如“先到先得”“轮流第一”“预约制”，但都不行。今天更是三个人为了争这个“第一”扭作一团，纷纷投诉到我这里，要求我做出裁决。

实在头痛得不行，我忍不住说了一句：“这个第一有什么意义呢？”

对呀，那些没有争这个“第一”的同学都纷纷说没意义，有的孩子说自己得过唱歌比赛的第一，有的是画画比赛第一，虽然大家又在另外的事情上比拼起来，但毕竟没有人去扭打着要站在队伍最前面了。刚才扭作一团的几个男孩子也被“意义”震住了，一时无语。算是平息了当天的“争第一”风波。

离开学校，回想这件事，我觉得自己“没意义”的说法无情又武断。

上课的时候，我会讲“看黄叶落下”有意义，现在我却说“放学队伍中排在第一位”没有意义。这其实是冲突的。我暗下决心，下节课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制定规则，解决“谁排第一”的问题。

我没有资格去定义别人的生活有没有意义，就像别人也没有资格定义我的生活有没有意义一样。

什么事情，如果自己觉得有意义，那就是意义吧。

（本文为媒体从业者）

【世相】

水果“东施”

□耿艳菊

后街上有六家水果摊，从左往右数，第三家是水果“东施”的。背阴处一小片，常年不见阳光，位置不算好，生意却好得很。她家的水果个大、鲜灵、蜜甜。

刚来此地，房东老大就热切地关照我的生活，知道我爱吃水果，向我讲起了一个人物——水果“东施”，真可谓“你不在江湖，江湖却处处有你的传说”。

真正见到水果“东施”本人的时候，我没有半分惊诧，果然不美，俗气的市贩形象，大红的衣服，蓬着头，头发是烫过的，干枯的栗色。人麻利瘦小，圆脸上雀斑点点。水果摊前醒目处，挂着一个硬纸箱做的牌子，歪歪扭扭四个字：东施水果。

水果摊前等着几个人，水果“东施”正麻利地过秤。我兀自站在那儿欣赏牌子上的字，嘴角忍不住漾出笑意，难不成真叫东施？

“想笑就笑呗，哈哈……”水果“东施”不知何时站在了我面前，声震寰宇，回荡半天街，无论如何与她瘦小柔弱的形象扯不到一块。

我又是震惊又是不好意思，急忙去挑水果。苹果红且大，柚子的清香像水果“东施”的笑声一样肆无忌惮，扑面而来。

水果“东施”见我磨蹭，又发话了：“我们家的水果，个个都好。”然后，过秤、收钱，爽快利落，不拖泥带水，不拘小节。

这时，一个衣衫破烂、脏兮兮的女人路过，水果“东施”迅速拿起一个苹果，旋风一样跑去塞给那个看起来精神不太正常的女人。女人嘿嘿笑，她也嘿嘿笑。

一时间我竟想起了水泊梁山好汉，倘若水果“东施”生在那个年代，她那股豪侠劲儿，也许会成为第一百零九位也未可知。

回去后，向房东老太说起水果“东施”，我说名不虚传，不好看，不过她可不一般。老太摆摆手，笑着说跟好看不好看没关系，随即又讲起水果“东施”的来历。原来，她的嗓门大是出了名的。那一日，她同男人闹了一点小别扭，哇哇地嚷叫，惊动了街上很多人。她男人倒是好脾性，一直好言好语地道歉。街上的人看不过去，私下里叫她“河东狮”。她知道后，反而乐了，说：“东施，好啊！鲁迅先生还写过豆腐西施呢，从今后，我就是水果东施了。”

再去后街的时候，看到了水果“东施”的男人。原以为是一个庸俗委琐的男人，却不想那男人高大结实，还有几分英武。他们正在卸水果，水果“东施”争抢着和男人一起搬，男人却把她按在椅子上坐下，自己去搬。英雄的水果“东施”不见了，一下子变得柔顺起来，坐在那里，笑嘻嘻的，一副幸福小女人模样。

又一日去后街，一向豪爽的水果“东施”竟然安安静静地在做女红，她男人在水果摊前忙活着。路过的熟人好奇，凑上前去看，水果“东施”正用毛线织棉鞋呢。她一改往日的大大咧咧，盈盈一笑说：“公公婆婆年纪大了，怕冷，听说这毛线鞋特别暖和。”水果“东施”的声音依旧气势恢宏。看那针和线在她手上飞舞的情景，顿然觉得这个女人可爱万分。

（本文为散文作家，出版有散文集《土豆发芽当花看》）

